



## 走天下

## 九上沟的樱桃花

薛立全



王威彪/图

癸卯仲春,暖阳普照,万物复苏,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。适逢周末,我们全家出动,前去九上沟观赏期盼已久的樱桃花。

九上沟位于青岛西海岸的杨家山里,这里因山路弯弯、沟有九曲而得名。我居住的小区离这里不足一小时车程。车行原野,一路风景,按照导航指引,我们拐进公路左侧的一条岔道,前方“九上沟风景区”的招牌提醒我们已进入景区。我们车停谷底停车场,刚开车门,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,放眼远望,整个山坳和村庄被粉白色的樱桃花所笼罩,从谷底到山坡连绵不断,樱桃花像是赶赴初春的一场花事盛会,棵棵开的隆重而热烈。樱桃花一片片、一团团,如云似雪,随风舞动,为乍暖还寒的初春带来勃勃生机。

九上沟最有特色的樱桃花分布在上沟、墩上、黄泥巷三个村庄,这三个村庄挨得很近,沿一条河流依次排开,河两岸的岸墙用就地取材的大鹅卵石砌筑,每隔一段距离,河面上用废弃的旧石磨铺出一条小路,供游人玩水或过河。河水的水哗哗流淌,清澈见底,三五成群的水鸭浮在水面上,追逐嬉戏,身后划开道道波纹。河的南岸是一片樱桃花,岸边有一条鹅卵石铺出的花间小路,沿河边弯弯曲曲伸向远方,小路的上方被繁茂的樱桃花枝所遮蔽,阳光透过花隙洒落在路面上,把小路投射得斑驳陆离。我走在小路上,不时需要弯腰低头躲过花枝。眼前的樱桃花,树干粗壮而沧桑,分出的枝杈均匀地伸向四周,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雨露,细长弯曲枝杈上的樱桃花一簇簇聚集在一起,抱团绽放,每一朵小花舒展着娇嫩的花瓣和被包裹的花蕾,遮遮掩掩,欲露还羞。河岸边有一些不安分的樱桃花,它旁逸斜出的花枝,探向河面,倒映水中,在蓝天白云映衬下,把河面装扮得妖冶美丽。如此美景,摄影师总是不会缺席的,在一条石磨铺成的过河小道上,有两个身着靓丽色彩服装的姑娘,曲腿蹲姿,迎面相对,两人用单手撩拨着河水,悠然嬉戏,河岸的不远处,手持长镜头的摄影师,不停变换着取景姿势,留下人景合一的精彩瞬间。

我们边欣赏美景边沿河岸前行,河道在墩上村前来了一个大拐弯,拐弯处是一处休闲公园,公园面积不大,依地势起伏,四周稀疏地分布着一些樱桃花,花开正旺,河面上有一个架空的木栈道与公园连接。公园的北侧,有一家格调典雅的二层小楼,米色外墙,院落方正,兼具传统和现代格调,小院里种植着两畦青菜和多株花木,绿意葱茏。房屋的女主人是一位80

后,身着休闲户外服在门外的花园里锄草松土,我坐在凉亭里和女主人闲聊起来,我问:“您在这常住吗?”她说:“不常住,平时在城里居住。”我又问:“这么好的民宿怎么不往外出租呢?”她答:“不想外租,有时周末自己回来住两天,换换环境。”我看了一下她家门口,空地上安放着一个篮球架,她上初中的儿子,抱着篮球在篮下玩得正欢。女主人继续跟我说道:“这几天儿子课业负担重,每天放学后呆在城市的单元楼上,闭门不出,憋闷得难受,天天吵着周末要回村里住上两天,这不昨天就回来了!儿子在这里做作业注意力也集中了,精神头也足了,跟换了个人似的!”听着女主人的话语,看看眼前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景,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清静和悠闲,我内心在想,这应该就是现实中的桃花源吧!

休憩片刻,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小公园,走进村庄里。这个村庄不大,只有几十户人家,房屋依地势分布,清一色的山石红瓦构造,既显古朴,又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,房前屋后种植着许多樱桃花,农舍被樱桃花掩映着,若隐若现。由于春节过去时间不长,大门上的红春联分外醒目,农舍和樱桃花相互映衬,汇成了一幅意境清新的初春山居图。有些农舍还开起了民宿和农家乐,大门洞开,院子里一片忙碌景象。

九上沟风景区所在的杨家山里,是当地有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在这里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战斗,当地百姓齐心协力,英勇抗敌的壮举,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。这里的村民勤劳朴实,吃苦耐劳,祖祖辈辈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山坳里,从前的年代,粮食难以自足,为了生存他们在房前屋后、沟沟坎坎上栽种樱桃花,用树上的果实换点粮食,维持生计。当地村民从前的日子是清贫的,但他们世代栽种樱桃花的传统,成就了现在的满坡繁华,奉献给后人一片漂亮的世外桃源。

前几年,脱贫攻坚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吹响,当地政府把这片红色土地作为开发的重点,充分利用这里的资源禀赋打造美丽乡村样板。先后整修村内道路,修旧如旧改造农舍,利用闲置民房打造乡村特色民宿,村前的臭水河改造成移步换景的景观河,每当樱桃花开放和采摘季节,村内游人如织,热闹非凡,村里的民宿和农家乐家家爆满,村民的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。

长久以来,樱桃花在这里默默绽放,藏在深山无人识,现如今有美丽乡村建设的助力,这片樱桃花揭开了面纱,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,樱桃花在带给世人美好享受的同时,也一定会让九上沟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## 出身难煞英雄

文小姐

正的回家,当官之心不死,在太白金星二赴花果山时,他自忖“今番又来,定有好意”。他一点也不知道正视自己出身的实际情况,非要个什么“齐天大圣”,有是有了,但也是空有其名,只是加他个空衔,有官无禄,不与他事管,不与他俸禄。用现在的话讲,就是个虚职,并且这个虚职虚得不一般,不但不管事,连工资也没有。仙界依然没有把一身武艺的孙行者当作自己人,还百般防着他惹事。为免事非,让他管理蟠桃园。这孙悟空还欢喜谢恩,自己也不想想,“齐天大圣”这样一个大官,去管理桃园,合乎常规么?

及至后来,按照如来的旨意,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,一路铲除妖怪,打黑除恶,历尽辛苦。其实最苦的仍然是心苦,因为一路妖魔中,仅与仙界有亲戚、隶属关系的就近三十个,其中不乏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,甚至连如来佛祖的舅舅也是取经路上的妖魔之一。黑是打了一个又一个,妖是除了一拨又一拨,为何仍然

充满艰险,原因就是这些妖魔都是有“保护伞”的。孙行者不明白,这些在天上为仙、地上为妖,庙堂为官、民间为黑的作乱者,凭你一个出身低微、又无背景的人是如何也难以收拾的,不然,为何不只一个仙转妖的妖怪讽刺孙行者:“原来是那个弼马温啊!”话语中充满了鄙夷和轻蔑。试想,如果孙悟空也是仙界哪位领导的身边人或者亲戚的话,这些妖魔哪敢如此放肆?

孙行者还不知,这些在天上为仙、地上为妖的妖魔,虽经其降伏,但人家回到天上依然是神仙,而你孙行者呢,在仙界看来,永远只是个石缝里蹦出来的“妖猴”!

俗话说,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”“英雄不问出处。”话虽这样说,但实际往往是与理论不相符的,如果孙行者出身高贵,或几代仙亲,想必在取经的路上,定会一路绿灯、一帆风顺,说不定迎来送往、尽力巴结的也络绎不绝呢!

张海滨

## 荠菜为人生

埂上,只要是经常有人经过的地方就会生长荠菜。荠菜的吃法很多,可煮可炖可拌可包饺子,无论怎么吃,荠菜特有的清香是不变的,我最喜欢吃的是荠菜饺子。新挖的荠菜,择去黄叶须根,洗净后放沸水锅里焯下,捞起控净水用刀剁碎,拌上切细的豆腐、粉条和蛋皮,撒入油盐味精等调料,包好饺子下锅煮熟,热气腾腾上桌,咬一口,回味无穷。

搬到城里居住以后,尽管什么菜都有,有几年没有在春天吃荠菜,就好像是缺了点什么,于是家里人就在开春的时候从市场上买别人挖的荠菜,可是吃起来却不是童年时候的荠菜香了。

终于有一年开春,家里人一起在崂山踏青,在一块不大的农民菜地里又见到了荠菜。从那时候开始,我们家就形成了个习惯,特意准备了挖荠菜的铲子,每年开春都到那里挖荠菜,挖回来的荠菜包饺子吃。挖荠菜的最佳季节是清明之前,时间已过,荠菜开花,杆子就老了。荠菜一般都是成片生长,弯下腰去或者蹲在地上,看准荠菜,铲子下去铲断荠菜根,轻轻抖掉泥土,装进袋子里。毛绒

## 文话西游

《西游记》里,最风光、最亮眼的当属孙行者,铲妖除恶、护师西行,为取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但最苦的也非孙悟空莫属,苦就苦在他的出身。

孙悟空无父无母,而是山缝里蹦出来的,山顶仙石,“内育仙胞,一日迸裂,产一石卵,似圆球样大。因见风,化作一个石猴,五官俱备,四肢皆全。”活脱脱一个孤儿。

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,心里却不安分,在学了十八般武艺之后,非要上天走走,挤入如来集团,捞个一官半职。殊不知,仙界从来没有把石缝里蹦出来的他当作仙界中人,而是把他当作“妖猴”,即使收纳了,任凭你有浑身才能,人家也只是安排了一个没有品从、未入流、最低最小、饲养马的“弼马温”。这个官儿,也只是个名分,喂得马肥,只落得道声“好”字,如稍有不好,就要责备甚至罚赎问罪,仙界是不会让其大用的。

孙悟空不服,一赌气回家了,但又不是真

## 文汇轩

假如年少的时候,写这个题目一定会引经据典,把历史上的关于荠菜的文字全部搜集出来,然后罗列一番,再赞美一下感慨一下荠菜是多么的美味多么的营养啊。今天写下这个题目,却无意赞美荠菜的美味和营养,而是想说说关于荠菜的感觉。那种质朴之味,成为了记挂在每个游子的心头,关于家的味道。好像有一种深扎一方水土的“土味”,它或许不精致不复杂,却简单隽永。

严冬过去,春天刚苏醒,万物复苏。在物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,按照生活习惯,人们吃了一冬的储存白菜储存萝卜和储存地瓜,吃荠菜就是预示着一个新的季节的到来。如此看来《诗经》也好,辛弃疾也好,再怎么赞美荠菜也不为过,更何况王宝钏为薛平贵苦等三年,就是以荠菜为生。小时候家在农村,记得家人每年开春都要挖荠菜的,仿佛只有挖了荠菜,吃了荠菜,春才会真的到来,寒冬真的过去了一样。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会跟大人挖荠菜了,毛茸茸,绿色的叶子,灰紫色的叶子,长成锯齿形状,潮湿的田头,村边的溪头,村头的田

## 诗词赋

## 失鲜(外四首)

王咏

保鲜膜下,有多少装模作样的新鲜  
占据着,冰箱的位置  
那些没标注保质期的  
除了食物,还有  
离开的人,日复一日存下的承诺

敞口垃圾桶已塞得满满的  
像个包容性极强的中年男子  
接纳着她所有的断舍离

唯有,那道纹在手臂上的疤  
让她暗自庆幸  
终被岁月轻描淡写,开成了  
一朵不算丑陋的梅花

## 烟火

那些油腻,那些高盐,那些色香味  
在进入胃之前,  
都早已在快餐盒里美颜般沉睡

沸腾的热闹,  
给了一整桌杯碟,定格的欢乐  
耳畔,亦假亦真地对话  
舌尖,除了酒的刺激

他尝不到烟火的味道  
曾经的默契,争执和相守  
像袅袅烟火,飘荡着  
忘记又想起的习以为常

## 窗口

地下室狭小的窗户  
给了他一片狭小的,外面的世界  
半躺在木板床上  
他只能看到  
健步如飞的运动鞋、闲庭信步的正装鞋  
不疾不徐的高跟鞋,还有跌跌撞撞的  
老年千层底布鞋和巴掌大的童鞋  
沙粒与尘土被带起来,又落下

黄昏时分  
一只褪了色的军绿色胶鞋,与一支拐杖  
配合完美地,从窗口也从他心里  
慢慢走过

他想,多年后,自己应该也可以  
成为别人窗口的,一道风景

## 抬头纹

河流慢了下来  
为了,将倒影留给他的眼睛  
微澜,打破落满阳光的河面

站在岸上,他想起  
每天早晨出门前,都会习惯性地  
看一眼镜子  
那里面,是自己最真实的虚像  
后移的发际线,让额头像空荡荡的河床  
抬头纹,就悬在一念之间

如此刻,挣扎在  
钩上的那尾鱼

## 无字墓碑

哭泣声落进  
比皱纹还无底的深渊  
最后的拥抱,挤疼了心脏  
一个名字,已被压缩为脊柱一样的骨骼  
支撑起,直立前行的影子

辽阔的原野上,惊雷连绵  
宽恕与妥协,从同一个方向而来  
却敌对着,撕扯着,战斗着  
伤及了无辜的昨天和明天  
所剩无几的春光里  
疲惫的人,还在拼命奔跑  
那个在树下睡着的人,渐渐变成了一座无字的墓碑